

记事本

童年，饿并快乐着

万紫红

每天生活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中间，我情不自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童年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饿并快乐着。

我的童年，瓜菜要当半年粮，当干旱的年份，生产队里分的粮食少得可怜，我总是觉得饿。唯一感激的是自家菜园里种的瓜果红薯和土豆，几乎成了我们的救星。每当我饿得到处翻找吃的时候，都可以在瓦缸里面找到一点红薯干或土豆片充饥。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饿了就啃书吧。”父亲找到他小时候读过的书给我看，我放学回来还要看弟弟妹，只有晚上有时间点着煤油灯看书，我似懂非懂读着《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唐诗三百首》《西游记》等经典书籍。“取次花丛懒回顾”“但见悲鸟号古木”“心轻万事如鸿毛”……这些句子，我常在梦中吟唱起来。当时我最喜欢看的是那种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又叫（连还画），一本书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情节都体现在简洁明了的画面上，下面配上一行浅显易懂的文字，我只要读着这些书就感觉不到饿了。

暑假的一天，我跟奶奶去赶集，那时候，我们乡里有一家供销社，也是全乡唯一卖书的地方。从供销社大门进去右边的玻璃橱窗下摆放着教辅书和文具等用品，只有挨墙的角落里，放了数十本文学书作品，每到逢墟的日子，我就会来到这，隔着玻璃看这些书，它们都有漂亮的封面，好听的名字，如《蓝色的妖姬》《红楼梦》《鸡毛信》《东郭先生和狼》……但我最喜欢的是那本《凤凰山》的小人书，身无分文的我不知从哪里生出几份胆量，要营业员拿过来，怯怯看了下封底的售价：0.26元。当时营业员用鄙夷的目光问我有没有钱，我知道奶奶身上刚卖蔬菜换来的钱是要买油盐酱醋的，我只好违心地称自己并不想买，于是心有不甘仍小心翼翼地递给营业员。回到家，我日思夜想盘算要怎样把这本书买到手。那时候，我们农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零花钱的。

怎么办呢？没有钱是买不到书的，可《凤凰山》封面上的小女孩骑在老鹰身上遨游太空的情景总是不断地在我脑海萦绕，当时我就像饮者闻到酒香四溢，哪里还怕巷子深。那时候，集市上正在收购一种青藤，是用来做藤椅子的原材料，收购价是五分钱一斤，那种藤生长在郁郁葱葱的大山上，在潮湿青绿的泥土表面纵横交错，为了实现买书的愿望，我决定从这里找突破口。

趁着放暑假的时间，我约好左邻右舍的伙伴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出发，走路要一个多小时才到大山脚下，阿琳是上山砍柴的，阿飞是去摘野果的，阿花是去抓野鸡的……我们十多个人可谓穿云钻雾，各司其职又互相帮助，看到藤多的地方自然会喊我下手割，我很顺利地割了八斤多藤，可是划破了手指，鲜血沾满了双手。不过为圆买书的梦，都值得。我回到家里立马对藤进行深加工：去头、抹谷、刮皮。刮皮是一道最难的工序，手势要轻柔适中，太用劲的话藤心就会被刮掉一层，会划不来，因为重量会大打折扣。在奶奶的指教和援助下，一根根青藤在我的手上都变成了白藤，把藤整齐有序地捆成一捆时，我如释重负，顿觉轻松多了。

几天后，我跟着奶奶去集市上卖了那些藤，当我颤巍巍地从收藤的大叔手里接过两毛九分钱时，才感觉到自己为买书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勇气，因为当时我才十岁呀！

当我拿着钱再次走进供销社书柜前时，当初那种自卑心理陡升一种成功的傲气，我不再用再看营业员不屑的目光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买书了，因为我有买了书钱！我如愿以偿地买到了《凤凰山》，我捧着这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新书在握，不禁进入了“书路本无雨，空翠湿人衣”的心境，淡淡的书香氤氲沁人心脾，那字字句句如清泉般愉悦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的童年在有书的陪伴下，饿并快乐着！

散文

血鸭

谭荣荣

这个周末基本在饭店打发了，虽是不太情愿，但盛情难却。饭店菜谱上的菜五花八门，也有些华而不实，点来点去，无从下手，殷勤的服务员说来份血鸭吧，我们几个异口同声说“不要”。

血鸭就这么不招人待见？NO！在我的家乡，血鸭是美食中的明星菜，出镜率颇高，连几岁的小孩都爱不释手。记得有一年五月，六七岁的侄子、外甥来到家中，与我的两个儿子玩得不亦乐乎。午饭开始，满满一大海碗血鸭刚一上桌，便被几个小子悉数剿灭，连辣椒都不剩下。

但不是所有的血鸭都能让食客们趋之若鹜，老实说，能做出地道血鸭的人，不多，即便第一次做得好，下次未必就能如愿。所以，我们害怕他们做得不正宗，吃得不开心，所以开头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要”，就是怕不正宗。

在家乡，吃血鸭最“繁忙”的时候当数七月半，即中元节。那时，家家户户祭祀祖先，同族人相互吃请，延续半月，热闹堪比春节。那阵，血鸭是餐桌必备的，常有人因此“叫苦”：血鸭吃得嘴里起泡了。为何血鸭必不可少呢？农历七月半，是祭祀的日子，祭祀完毕，送列祖列宗回去，照例要烧些纸钱给阴间的亲人用，叫烧包。包上必须端正正写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称谓、名字，发送外乡的，还需写上地址。这还不够，得“贴”上邮票，邮票便是鸭血。据说如果包上不粘点鸭血，这“钱”便不能“汇”到对方。

乡人道“鸭子好恰毛难钳（拔）”，的确确实。传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厨师就是因为鸭毛拔不干净才“发明”了血鸭。内人手脚快，弄一只鸭子也要一个多小时，换了我，没有两三个小时不能完事。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减弱人们对鸭子的馋劲。

食材是做好血鸭的当然元素。鸭子要是田里跑的，或者江里游的。出门吃虫子吃草，进门吃稻谷，这样的鸭子，肉精，血多，味鲜。天天关在围子里，喂精饲料，速成，知道了是这样的鸭子，食欲已经跑了多半。而集市上买的鸭子，常常属于后者。

做血鸭的鸭子不能太老，三五月即可，称仔鸭，稍加烹饪，连骨头也不用吐。鸭血中放多少盐，十分关键，盐多了太咸，盐少了血如水一样稀淡，不能上卤。鸭子腥味重，不能少了生姜、大蒜、辣椒，若能用茶油，那就锦上添花了。食材好，佐料齐，就一定马到成功？未必。以我的经验，鸭肉过水之后，先要爆炒，然后加水，中火炖煮。水要一次性放好，最后锅里留多少水，关乎到血鸭的成色。水多了，血沾不上鸭肉，视觉味觉都有遗憾。水少了，血鸭太粘稠，看起来少一分滋润，吃起来不够爽口，还是遗憾。许多烹饪者“栽”在这里，功亏一篑。

有没有做血鸭的常胜将军呢？有，桂花嫂就是，我还从未见她“失手”过。每次去排兄家做客，桂花嫂都是热情款待，鸭子先就约好了，多半是对坑九生叔家的。吃谷，天天放在江里，像野鸭一样漂亮。华兄勤快，爱洁净，每每去排兄家吃饭，便主动帮排兄处理鸭子，鸭毛拔得彻底底，一“毛”不染，连细细的绒毛也不放过。用他们的话说，斋公也能吃。待桂花嫂端上血鸭，大家的眼睛亮了，晶莹剔透，不稀不稠，香气腾腾，味蕾立马兴奋起来，一桌子的菜，血鸭总是最先吃完。

华兄和排兄都退休了，他们又来电话好久没聚一聚，一起喝点小酒，恰只血鸭吧，我喜于形色，一连说了三个好。



随笔

夜骑云阳山

刘金剛

一辆山地车，一壶白开水，一顶头盔，不需行囊，不需钱财，只需邀几个车友结伴，趁着夜幕降临之际，从云阳山东门牌坊出发，首次夜骑挑战云阳山巅老君岩。

天色渐暗，雾色初上。我们或慢或快地穿梭在上山公路，悠然自得地骑行，引来散步人群投来阵阵艳羡的目光。进入大山，月色朦胧。满山的树木恬静地呼吸，明亮的路灯像守卫的大兵矗立在山路一侧，雾气流转，从我身边缓缓淌过，那应该是一幅律动的画。

我双手扶着车头，沿着山坡，车轮在我或急或缓地踩踏中向上前行。途经赤松仙道观后，我将车速放慢下来，一来享受快乐骑行的过程，二来合理分配有限的体力，今夜必须努力，实现我骑行登顶云阳山的目标！骑过神龟谷后，我感觉体力还很充沛，老道的骑行者们一直与我保持3米左右的车距。坡度渐陡，我的衣衫渐湿，腿部和腰部也隐隐酸胀，骑到千层云梯岔路口时，我忍不住对同伴说：“小憩片刻，再继续前行吧？”、“咱们不休息了，一口气骑到山顶才有成就感呢。”骑友大声地鼓励着我，顿时，触目皆黑的夜景让我压力很大。唯有顽强地拼搏，才能登上梦寐的山顶，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汗水不知不觉湿透了衣背，车轮碾压着路面发出“沙沙”的响声，束状的车灯指引着我慢慢前行，一个弯道顺利通过，一个山坡跃然踏过。一个急转弯后，一个陡坡突然间出现在我眼前，骑友回头喊道：“这是云阳山最

陡、最长的坡，挑战极限，冲刺终点，加油！”，我咬紧牙关，几乎将身体贴在龙头上，防止着车身前翻，胀痛的双腿拼命地踩着踏板，两个车轮也像灌了铅一样慢吞吞地转。“快了快了，再再坚持一会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爬不上的坡，也没有过不去的坎！”我对自己说着，双腿似乎被注入了一股力量，使劲蹬踏一阵又一阵，坡顶已张开他温暖的怀抱迎接着我的到达。

高大魁梧的云阳山就像那黝黑健壮汉子，赋予了我无穷的力量和激情，凭着一种执着、坚韧与耐力，我成功登上了云阳山巅老君岩。

我站在祈福台上，鸟瞰全城夜景，与骑行者们一起，用尽全身力气将山地车举过头顶，放声呐喊：“我们登顶成功啦！”稍作休整，与同伴们一道小心谨慎地顺路滑下山。微凉的夜风轻抚着我的发肤，让我倍感清醒，思绪氤氲开来，人生之路，不就像我刚刚骑过的山路吗？上坡或下坡或平行，上坡要使劲、要坚持、要咬牙硬拼，更要必胜的信念；下坡要谨慎、要刹车、要因路而速，更要忌得意而忘形；平坦之路虽然易行，但要预测前方未知的崎岖和挑战！

骑行沿途中的感知，就是对工作、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作为一名组工干部，始终要坚持快乐工作、开心生活、健康成长的目标，这样才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充实，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锤炼，在奋斗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小小说

奶奶的牙（外一篇）

刘正平

奶奶七十好几，耳聪、目明，身骨子硬朗，不显老态。老喜欢哈哈大笑，张开的大嘴向两旁的耳根下延伸，显露那两轮齐刷刷、亮晶晶、洁白如玉的牙齿。众人都夸奶奶一口好牙。奶奶听着，心里像灌了蜜。

忽一天，小孙孙趁奶奶大笑间，瞅着她牙盘深处，问：“噢，奶奶，你牙好像缺一颗”。

奶奶陡然大惊失色，嘴唇紧闭。

此后，奶奶犯了心病，老不敢张嘴，说话吱吱唔唔，每次出门都戴上口罩。

家人见得很担心，劝道：“您不觉得气闷吗？”

奶奶答道：“你们后生家懂个屁。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村里的养鸡场、鞭炮厂，还有那些烟民，都在喷出有害烟尘，不能不防啊。”

儿孙不语，心里觉着好笑：不就是掉了颗牙嘛，犯得着咯样遮遮掩掩？养鸡场、鞭炮厂都建在几里外的山沟里，碍着您啥子事呢。

几日后，新型肺炎流行，人人都戴口罩，口罩奇缺。见大家买不上口罩，她便拿出了早储备的几打口罩，分发给大家。

众人称叹：姜，还是老的辣。

莫告诉别个嘞

阿三婆也是个威震一方的人物，当了二十多年的村妇女主任。那时，计划生育抓得很严，成天查早恋、早婚、非法同居、计划外怀孕。

积久成癖，现在六十好几的人了，见着男女单独走在一起，就怀疑有故事，听到、见到、或臆想出来的故事，心里憋不住，碰上人就缠着讲，说罢即叮嘱：“莫告诉别个嘞。”

天天讲那些破事，人人都听腻了，不禁皱起眉头：“猫叫春、狗踩背，关你啥子事哩。”

门前一条大路，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这天傍晚，她坐在阶前上纳凉，见着玄妹从门口走过，二牛从后面赶过来，两人脸贴着脸，在啃嘴。哎呀呀，真羞死人。以后好几天，她把这重大发现，一遍又一遍告诉每个从门前走过的人。讲完，仍没忘记叮嘱：“我只和你打讲，莫告诉别个嘞。”人们听着，心

里暗暗发笑：你逢人就讲，还差哪个没告诉哩。

马上传到玄妹耳里，她满脸委屈：“哪嘴啥子嘴呢，突然一只小蚊虫撞入我眼睛，又涩又痒，胀痛难忍，遇上二牛，叫他扒开眼皮吹了几下。”

二牛和玄妹分别住在上、下两个屋场，刚到婚龄，两人都很懵懂中，有考虑终身大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弄得两人都很尴尬，索性马上去了证，省得别人嚼舌头。歪打正着，成全了一桩美好的姻缘。

从乡民政办领了结婚证回来，二牛拉着玄妹的手，走进阿三婆家里，大大咧咧地说：“听说您老人家很想看我俩啃嘴？啃一个给您看吧。”

防不胜防，玄妹满脸羞红，扭过身去，仍被二牛捉住，贴在脸颊上亲了一口。亲罢，也故作正经地叮嘱：“莫告诉别个嘞。”

现代诗

春雨感怀（外三首）

松源

近些日子
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
将我阻隔在了世界之外

闲时
与音乐、书籍交换灵魂
默默无声地积累着自我的财富

若
实在无聊、寂寞
便让自己换上摄影师的眼光
去发现一室一厅的美
将之记录成永久的回忆

或者
独倚栏杆，坐听春雨打叶声
也未为不可。只要
心在、意在，何处不是世界

读者，作者

当
我捧起一本书时
便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读者
除此，再无别的身份

当
忘掉了自己周围的一切时
便是最安静的一刻
心，在聆听来自作者的灵魂对话

当我
提起心中的那支钢笔时
便只是个简简单单的文字作者
抒发一下内心的喜怒哀乐

每当
徘徊在一本书与一支钢笔之间时
我随之的身份
也在不停地移动、转换
而当读者与作者都不见的时候
那个人，才是我自己

心若花开，世界即菩提
赠桃子姐

你
很清澈，也很烦恼
就像一泓半清半浊的泉水
需要亿年的时间
沉淀下那些浑浊的污泥

在
这漫长的岁月里
你我都曾流过无力悲伤的泪
既是生活，也是必然
没有什么值得挂心抱怨的

你
去过很多的地方
但却没有真正地去领略他们
假如，你真的领略了
每一个地方，便不会寻不到自己的心了

你我
都是大海的孩子
千万不要遗失了胸中的那份广阔
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里

末了
我想送你一句
心若花开，世界即是菩提

走进炎陵
深山神农谷

走进炎陵的深山神农谷
寻访一颗为天下安民立本的
至伟之心。探寻的目光
在那重重起伏的山峦间游荡，沉思
仿佛在仰视一位
巨匠的灵魂！那巍峨的群山
散发着一股浩然生气
弥漫在山的每一处角落
时时刻刻都在滋润着芸芸众生

细细地阅读每一座山峰
品味其悠远、沧桑的岁月历程
让自己得到空灵的洗礼
某一刻，我穿越了时空
来到了您的身边，静静地看您

您凝视着我，看了许久
用无限悲悯的声音对我说
孩子，好好走你
自己的路，不要
让你的世界失去应有的光明

投稿邮箱

zzfwky2021@163.com